

尊严

旻子 著

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中国工人出版社

I253.1 / 17

长篇报告文学

尊严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旻子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序 言

文 迟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也是构筑 21 世纪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年份。此刻，读了旻子的长篇报告文学《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令我十分感慨。

要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是因为我从事中日友好工作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经历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磕磕绊绊历历在目，中日两国人民对友好的渴望，为友好付出的努力艰辛和代价我也体会深切。

这部 30 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虽然讲述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花冈事件”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里程，但它全景式地勾勒并描述出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历史。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见证，其风风雨雨中见真情，催人泪下；其坎坎坷坷的足迹留下了令中日两国人民深思的课题。

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花冈事件”仅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它发生在战争期间，被强行抓到日本建筑行业的龙头老大鹿岛组下属的花冈事业所的中国战俘和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在耿谆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986 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死了 418 名，其残酷其血腥可想而知。

但书中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悲惨，还有悲壮。其悲壮在于以耿谆为代表的一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表现出的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

正是因为他们的反抗和暴动，使加害者们受到了国际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例被判为战争犯罪的劳工案件。是他们的拼死抗争把罪犯送上了法庭。

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点精神，精神的强健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昌盛。这就是本书给我们的启示。

“花冈事件”成为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载体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挖遗骨送还遗骨为契机，书中描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第一批遗骨送还，经过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和华侨与当时的日本政府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后，载着 560 具中国劳工遗骨的“黑潮丸”号货轮由神户港启程，于 1953 年 7 月 7 日抵达天津塘沽新港。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当船驶进港口时，身穿白色礼服的军乐队指挥，手轻轻向上一扬，哀乐大起。旋律拖着沉重的步伐，像一个告别故土的游子，一步三回头，情切切，泪涟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船上的日本海员也全体肃立，“中国人殉难者遗骨护送团”的成员捧着烈士的灵位和骨灰匣，从船上默默地走下来，廖承志等领导人上前迎接。

烈士的遗骨移入灵车后，船上船下的人们全体肃立默哀。海浪拍打着海岸，“哗——”地涌上来，“唰——”地退下去，层层叠叠绵绵无尽，像深情的母亲对儿女的呼唤。

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书中还说：

“花冈事件”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绑在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和平车上，命中注定它要背负起这个历史使命走很长很长的路。

人类的和平之路也是命里注定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

作者就是沿着这种思路，使“花冈事件”的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战后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与日本反动的右翼势力及思潮展开斗争的广阔画面。

战后，因冷战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所以才会频频发生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而这些都是横亘在中日友好道路上的绊脚石。

“花冈事件”背负着讨回历史公道的和平使命，艰难跋涉了半个世纪。书中写了不少为和平和正义奋斗的仁人志士，他们为正义披荆斩棘奔走呼叫。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能够正视历史和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看到和平势力最终要成为社会主流的基础。

历经 13 年的讨伐和诉讼，在 20 世纪即将落下帷幕的 2000 年 11 月 29 日，“花冈诉讼案”以和解而告终，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结果。不在于和解的形式，而在于和解的内容是否公平公正，是否真正讨回了历史公道？对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战争给我们留下了无法回避的战后遗留问题，正视历史是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

如何才能将中日友好之路世代地走下去？作者笔下给我们留下了可思可索的空间，这是构筑 21 世纪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一个课题。

（文迟，历任共青团中央国际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驻大阪总领事、外交部部长助理，现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引子：还活着的历史

面对历史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特别是面对半个世纪前的日本侵华战争。

1999年夏天，在日本秋田县大馆市的“花冈事件陈列室”里，我看到一组木刻连环画，后来一位参加调查花冈事件50多年的町田忠昭先生将无明舍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这套连环画送给我，名为《花冈的故事》。

这是一本装潢素雅的画册，一页诗，一页画，还有解说的文章，厚厚的一本。

我一页一页翻看着，童年的记忆渐渐浮现在脑海，我不明白这相隔了近40年的相遇，到底蕴涵着什么意味？或许这是冥冥之中的一道伏笔？是我与“花冈事件”的一个缘分吧。

我跟一个朋友说，我小时候看过这套连环画。她说，怎么会呢？我现在都不清楚“花冈事件”是怎么回事。

朋友说的没错，不是人人都知道“花冈事件”的。我是在日本采访期间因接触了林伯耀先生后才对其略知一二，但小时候看过这套连环画却是千真万确。

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位于武汉市东湖畔的一所部队子弟学校就读。学校是寄宿制，每逢周末，家在本市的学生坐班车回家，我父亲在野战军，家在外地，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

周末对我来说空荡冷清寂寞，好在这所全封闭式学校设施齐全。校舍后的半山腰上，有一座像大庙似的绿琉璃瓦屋顶的楼

房是少年宫，周末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少年宫里的图书馆度过。

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我浏览了不少书，大部分的书名和内容随着岁月的流逝印象已淡，但我清楚地记得这本木刻连环画。

薄薄的一本，正方形，比普通的连环画要大。那个年代我们把连环画叫小人书，大多是巴掌大的长方形横开本，也可能是开本的与众不同加深了我的印象。后来在町田先生送我的这本连环画附录的解说文章里得到了证实，文章说，1956年7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中国翻译出版了这套连环画，有52页，书名为《花冈惨案》，我想我看到的正是这一本。

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幅是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趴在地上，从两只手撑地的感觉看并没有死。画面定格的一瞬间是一个凶神恶煞的日本兵，拿着长棍抬起大皮靴正朝那人的头狠狠地踩去，后面是一排被端刺刀的日本兵看押着的中国劳工，他们低着头，一脸不忍目睹的悲伤。

还有一幅，画面是一排整齐的尸体，由近及远，把生命的悲哀延伸到远方。尸体上的肋骨清晰得令人触目惊心……画面描述的是劳工暴动后惨遭毒打死亡的情景。

当时我上小学二三年级，也就八九岁的样子。地理上的印象不深了，还以为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但感想却极深地烙印在心里：“日本鬼子真坏！”这个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

1994年9月，我在日本神户采访时认识了林伯耀先生，他是研究二战期间劳工问题的“强掳中国人思考会”的主要成员，给了我一些有关花冈事件的书和资料，还请我到他家看了一部反映花冈事件的电视片《幸存者》，片子的男女主角分别由著名演员张丰毅和著名电视主持人倪萍饰演。

不知是不是受林伯耀先生所托，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郑重地建议我写花冈事件，当时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了。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的人们谁还会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

呢？”

至今想起来，我还会为自己这句浅薄而自负的回答感到汗颜，只有不懂得历史的人才会表现出这等傲慢。

199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8 月，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前后，我去天津参加“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与“花冈事件”幸存者同乘一辆轿车。这些人大都来自农村，身上镌刻着艰辛的痕迹，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幸存者，苍老面容上岁月的风霜，让人感受到了沉重是生命的质感。

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位于天津的水上公园，该公园里有两处历史的纪念场所。一处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仆后继牺牲的革命烈士修建的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馆是座圆顶的三层楼，纪念碑有 20 多米高，上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气势雄伟，像利剑直指苍天。

另一处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过去是一栋像普通居民住宅一样的红砖红瓦的平房，里面存放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殉难者的遗骨，其中包括花冈的殉难者。

显而易见，我们对这些殉难者的重视程度不够，特别是“花冈事件”。

何谓“花冈事件”？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从中国抓了大批的战俘和百姓到日本做苦役。其中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 986 名中国人，因不堪忍受非人的欺辱虐待，在大队长耿淳的带领下，于 1945 年 6 月 30 日深夜举行暴动，打死了 4 名日本监工和 1 名汉奸，暴动最终失败。前前后后，有 418 名中国人被虐待致死在异国他乡，而这一事件的加害者们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BC 级）判罪，这是惟一的一例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犯罪的迫害中国劳工案件。

在《辞海》缩印本第557页有“花冈惨案”的辞条，但“花冈事件”的影响，在国内远不如在日本。

1949年春天，原来中国劳工所居住的花冈中山寮的后山坡露出了深埋其下的秘密——被雨水冲刷过的山坡上到处是散漫的白骨。

尚未冷却的历史突然被大自然之手掀起面纱的一角，把一段血腥的历史展露在世人面前——有人开始进行调查。

1950年1月11日，在日本《华侨民报》第16期上刊登了记者山下龙三的调查报告，介绍了花冈惨案的真相。

1月20日，《赤旗》杂志转载了有关花冈事件的报道，在日本引起轰动。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对“花冈事件”讳莫如深，新闻媒介也从未报道过。它的震撼力在于历史是镜子，日本民众从镜子里照到了自己同胞的残忍与凶恶。

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的郭沫若得知后，在当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对花冈矿山大惨案的声明》，其中说道：

日本反动派的残酷无人性，早就是世界有名的。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他们生吃战俘，用战俘施行活体解剖，用战俘作为细菌的实验生物，以作细菌战的准备，这些都是有人证物证现存，无可掩盖的事实。

最近东京出版的《华侨民报》于1月11日发表了日本反动派在投降前夕，集体屠杀了被俘的中国士兵及被强征的中国工人——416人的花冈矿山大惨案的真相。这是日本反动派的残酷罪行的又一次暴露。

像这样的大惨案，我们相信，在日本投降前后，决不止花冈矿山这一次，而遭了屠杀的我国同胞也决不止这416人，可能是这个数目的100倍以上。日本投降已经5年了，今天还只暴露了

这一件。而在这一件大惨案真相大白之后，在日本方面更处之泰然。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

但是，我们忽略了事件意义的另一面——它表现出的中华民族“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这个暴动发生在当时作为敌国的日本国土上，暴动的领导人耿谆说：“我们知道暴动是必死无疑，但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就是死也要站起来！”

林伯耀先生评价说：“这是发生在日本国土上的中国人的抗日斗争。”

解放后，国内对这件事情没有宣扬，不知是否因为耿谆当年的身份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尉连长？如果把党派之间的是非评判搁置一边，用纯粹中国人的目光回眸这一历史事件时，我们体味到的将不仅仅是悲惨，还有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那份悲壮的骄傲。

为了以史为鉴，旅居日本的华侨以林同春先生为首，捐资二千万日元，重新翻修了纪念馆，并在纪念馆前建造了一座表现有压迫就有反抗的雕塑。还立了两面长 10 米、高 2.5 米的黑色花岗岩碑墙，上面刻有惨死在日本 135 个工场的 6723 个中国劳工殉难者的名字。

就是在这次揭幕仪式上，我亲身感受到那跨越了漫漫 50 年时空后依然难以治愈的伤痛。

黑色的碑墙前，殉难者的后代们在为父辈祭祀。一个中年妇女伏在碑上摸着父亲的名字大声哭唤着，边哭边叙述着丧失了亲人后的苦难，一声揪一声的：“爹啊——爹啊——”，像啼血的杜鹃……

在父亲名前撒一杯薄酒，父子俩一起被抓到日本的赵满山如今已过了花甲之年。他跪在碑前，点燃一张张的纸钱，淡黄色的纸钱化作缕缕白烟，袅袅飞升，飞起来的灰烬变成了一只只的黑

蝴蝶又落回他的身上和旁人的身上……

我还看到一双怆然的眼睛。

头发花白的北京北方工业大学的副校长王起祯，站在碑墙前，久久凝视着一个点。其父在他年幼时被抓到日本三井矿山，死在异国，至今尚不知骨灰下落何处。

日本律师团的新美隆律师来到王起祯的身边，他轻轻地拍了一下王的肩膀，轻轻地用生硬的汉语问道：“你父亲的名字找到了吗？”

王起祯抬起手，指着 he 凝视了许久的那个位置说：“嗯，找到了。”

话一出口，憋忍了许久的泪水像开河的闸，唰唰地流在了饱经沧桑的脸颊，这位年近花甲的老知识分子竟也泣不成声。

悲痛是可以传染的。新美隆的眼圈红了，他从上衣口袋掏出手帕，擦去眼角的泪花。

后来我听说，为了给“花冈事件”以及其他在侵华战争期间被抓到日本的中国劳工讨回个公道，以东京一桥大学的教授田中宏为代表，专门成立了“强掳中国人思考会”，正式会员三百多，支持者不计其数。

我还听说，自1989年冬天，以耿飤为代表的“花冈事件”幸存者向当年迫害他们的鹿岛建设公司发出公开信、提出谢罪、在日本大使馆和北京修建纪念馆、给每个受害者赔偿500万日元的三项要求后，经过近6年交涉无果，是年（1995）6月28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这是战后第一例中国民间向日本企业提出战争受害赔偿的案件，而且把官司打到了东京。

历史还活着。

1997年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年头。这一年是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12月10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前三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

目里播报了“花冈事件”诉讼案一审败诉的消息。

心感到很沉闷，不记得天是否在下雨，心却在流泪——默默地，默默如天上的冷雨。

案件根本没有对事实进行审理和认定就判败诉，理由是过了时效期。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战争犯罪没有时效而言！”耿淳老人的话说得多好！

是的，事实俱在，日本的法庭根本不敢认定。要一个伎俩，搪塞过去。这个判决针对的不仅仅是原告，而是代表着日本政府的态度——对过去侵华战争的态度，对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的态度，也是对中国人的态度。

都说中国人不团结，是散沙一盘，你真要触痛民族尊严这个穴点你看看！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中国人决不是软柿子一只！

中华民族的大厦日月星辰延绵了五千年，苦难深重，文明深重，哪里是散沙支撑得起的！

大概是血管里流淌的炎黄子孙的热血使然，我一个越洋电话打给日本的林伯耀先生，我说：“我要写关于花冈事件的书，请多关照。”

这样，我走进了历史，也走进了现实。

.....

目 录

引 子

还活着的历史/1

地狱篇

地狱之路/3

血腥岁月/18

鬼逼人反/46

花冈惨案/59

正义篇

胜利的角落/77

冤魂出土/93

使命和平/103

不死鸟歌唱/115

生命在等待/123

走出沉寂/138

人物篇

田中宏/153

新美隆/170

林伯耀/180

历史的伤痛/189

拱月的众星/202

讨伐篇

- 索赔序幕/221
- 寻找幸存者/230
- 交涉初始/249
- 昙花一现/264
- 复活之声/277
- 一波三折/285
- 揭开尘封的历史/295
- 负隅顽抗/307

诉讼篇

- 起诉在东京/325
- 与邪恶的较量/336
- 法律的尴尬/351
- 和解始末/360

结局篇

- 不圆的句号/385

补白

- 立在日本的“和平碑”/406

后 记/414

地狱篇

天堂与地狱之间
仅隔着一道
善与恶的界限
善创造天堂
恶制造地狱
当政治成为
恶者手中的橡胶泥时
世界就在水与火的边缘

地 狱 之 路

1. 在路上

天阴得很——

虽然故事发生在 50 多年前，那时的天气我想一定与当今一样会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但那一段岁月对于被抓到日本去的劳工来说，在心理上永远是阴沉沉的暗无天日，所以当我想象地描述过去的岁月时，我愿意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满布阴霾的日子。

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

1944 年夏天的华北平原满目疮痍。

灰白的阳光阴沉沉地铺洒在广袤的大地，从眼前旋转而过的焦黄的庄稼和破矮的平房，被战火熏燎得无限凄凉。

我跟随“花冈事件”中的代表人物耿谆的身影来描述这个故事。

人生就是一部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绝不会雷同。据说当年被抓往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中国人有 1000 名，除去途中逃跑的死去的，到达目的地的有 986 人。986 人就有 986 个故事。为了讲述的方便，在“花冈事件”的故事里，我突出的主人公是后来被指定为劳工大队长的耿谆。因为如果当时的大队长不是耿谆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话，那故事可能就是另一种情节另一番景象另一个结局了。

时年的耿谆将要跨进 30 岁的门槛，1 米 76 的个头，年轻英